

豈是會稽是

蔽山姚枋竹

廟爲書至初

若五字生慢

色不爲重來

喚破顏

甲午仲夏

陽彪



引青丹

王益編著

廣州市市立藝術專科學校叢書

王益論 著

丹青引

原藝社刊行

岑序

文人畫、士人畫等名詞，大約起於宋代。蘇東坡跋宋子房畫馬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至；乃若畫工，往往只寫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氣，看數尺便倦。』鄧椿，『畫繼』：『畫者，文之極也。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這都是指畫院的畫工畫匠以外的畫而言。

文人畫的起源，明人董其昌說：『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正傳。吾朝文、沈，則遠接衣鉢。』事實上文人畫的淵源，應該始於魏晉南北朝之際。如宗炳、王微，張彥遠云其『皆擬跡巢由，放情林壑，與琴酒而俱適，縱壺

霞而獨往，文有畫序，意遠跡高。』與後來王維、董、巨等的意趣，頗相類似。不過文人畫的發展，到了唐、宋之間，才算是黃金時代，除了王維、張璪、王洽、荆浩、關仝、董源、巨然以至米氏父子的山水之外，文同、蘇軾的墨竹，徐熙、徐崇嗣、唐希雅、趙昌等的花鳥，都可說是文人畫。文人畫風，到此已經滲透了整個繪畫的領域。

士大夫，文人，原屬地主或官僚階級，在中國社會裏有特殊的地位。他們並非職業畫家，他們作畫，却是娛樂自己。倪雲林所說：『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便是顯明的例証。因之，文人畫在內容的表現上，往往追求個人的幻想與片刻的 *Inspiration*，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乞靈於酒，如王洽。朱景玄，『唐朝名畫錄』說：『洽性疎野，好酒。凡欲圖幀，先飲醺酣之後，即以墨潑，或笑或吟，腳蹙手抹，或揮或掃，或淡或濃，隨其形狀爲山、爲石、爲雲、爲水。應手隨意，倏若造化，圖出雲霞，染成風雨，宛若神巧。』或者縱情林壑，如黃子久，『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人不測其爲何；又每往河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叱而

不顧。」

由於文人畫家的獨來獨往，文人畫不特不求別人了解，而且有意避免別人了解，自然也不講究形似。李日華說：『曰靈空，曰神妙，以其顯現出沒，全得造化真機耳。向令葉葉而雕刻之，物物而形肖之，與髹工彩匠爭能，何貴畫乎？』倪雲林說：『余畫竹，聊寫胸中逸氣耳，寧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就是說：若果畫得太像了，給人家看得懂，便是俗，使不雅，便是工匠畫。這是文人畫的特色，也可說是士大夫對社會的優越感的表現。

文人畫在中國藝術史上佔着很重要的位置。上面所談的種種，尙有待於我們從事藝術學、心理學以至社會學的分析，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品評它的價值。益論兄這本『丹青引』，首先負起了這種工作。他把文人畫的內容與技巧，一一做過精細的分析。在『酒跟揮毫』中，他舉出了許多文人畫與酒，有莫大的關係；同時他說：『注意集中律，是嗜酒如命的畫人的如意算盤的根據。酒，能夠教精神亢奮，當然也容易動情感；酒對於附加感情

律的作用，不消說不可輕視。』在『文人畫和它的流風』中，他又指出文人因為有了書法的修養，所以文人畫在筆法上，往往有了書法的傾向，而以筆墨見長。又在『題跋、鈐記』裏，說明了題跋與鈐記在文人畫中的作用。凡此，在文人畫的研究上，都提供了不少嶄新的意見。

我個人時常覺得：中國藝術史的研究，現在還只在整理的時期，最迫切的工作是集合同志，從事深而狹的研究，把那些少得可憐而又零碎不堪的材料，整理出一個系統，然後再加以藝術學、心理學及社會學的分析，有了這方面的成績，將來一部綜合的中國藝術史，便不難出現。益論兄對於這點，極表同情。益論兄以畫家而治藝術史，自然有許多過人之處，在『丹青引』中，已充份表現了他整理分析工作的素養與才能。『丹青引』不過是我們所謂整理期間的初步成績，我堅信益論兄繼此之後，將有更重要的貢獻，我們對他寄予無限的期望！

馬序

友人王益論兄近著『丹青引』將付刊，要我在卷頭寫幾句話。這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了。我因為早年出國，對於中國藝術，很少研究。但藝術的本質却是一致的。不論是西洋藝術，或是中國藝術，結局都不外是時代精神（思想、感情）、社會環境，或現實生活的反映或表現。

因此，爲了對於藝術能有正確的理解，科學的基礎——特別是心理學的和社會學的知識是不可少的。我國舊式的藝術研究者，因為缺乏了這種知識，結局只能做到一點考證的工夫，抓不到作家的表現中心，徒勞無功；就是西洋的學者，也不少犯了這個毛病，難怪烏鐵茲要在他的「美學史」(Emil Uitz, Geschichte der Aesthetik Vorreden)裏，譏諷這班

人的著作爲「人名的處刑場」了。

著者是一個評論家，又是一個作者。同時他又有很好的科學基礎，尤其是對於藝術心理學的研究，做過不少工夫。本着他這有利條件——銳利的藝術觀照和精密的思想方法，去處理各種問題，相信必能把握到問題的中心，作正確的評價。這只要讀者展讀本書，便可瞭然，似乎用不着我來喋喋了。

著者正當年富力強，少壯有爲，前途未可限量。這本書算是他的「牛刀初試」，我就用上面幾句話來祝福他的「出發」吧。

自序

此時此地，因為時局影響，教書的討了提前放假的便宜。

既然有的是空兒，就關在家裏整理兩三年來寫下的已發表和未發表的一些文字。儘管天氣熱得人發昏，這倒有點兒意思：『敝帚自珍』所感到的是一種、『無事忙』所感到的是一種。結果是這麼一本小書——還有只差着潤色的兩本：一本叫做『藝澗初洵』（著重於西洋美術的批評）、一本叫做『人體造型美術』（藝用解剖學講義新編），字數都較多。特別是後一本，必不可少的插圖少說有半百，並且居多都是整面的，經濟上沒辦法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出版，就拿插圖有固然好、無也算了，這一本先行付印吧。

俗語說，『幹哪行厭哪行』，我可不。拈筆學作文，有時候對於本行多寫了幾句欠恭

維的話兒，與其說是由於厭倦，毋寧說是由於過於溺愛，因而說話的份量在某些人看來是大重了些。自從抗戰勝利復員歸來的好夢破滅了呵——這恐怕也是所謂『語重心長』的原因之一吧。『自知之明』，是有的。不幸的是，一方面奈何不得才華的欠缺，別方面也因為實感如此，不能或不忍說不由衷的話兒。談的對象着重於傳統的中國畫壇上種種，因為這些年來接觸的，不論作者，不論作品，不論書本，居多在這方面的。仍還說不上深刻的了解；可是却理會到不少的問題——急切地有所期望，就自自然然地囉囉囀囀起來了。高明的讀者拿全書翻過了之後，如果不吝惜寶貴的意見，給提供出來，俾得有個修正的機會，那太好了。不過我這兒得聲明一下：對於『文人畫』，我理智上認定它必然要沒落——至少要大大地變質纔可能新生，感情上因為自家兒也是半個文人，對於它的日就頹毀不能毫無傷感，因而往往於接觸古人遺作或閱讀古人遺著之餘總不免於引起點兒『思古之幽情』。

對了，不能拿個人或少數知識份子的趣味當做一般人的趣味而抹煞藝術對於時代所負

的重大使命！對了，不能一味愛古人而薄今人！我這兒是企圖從探討過去來發現現在以至未來的可能發展的途徑。在個人，這是個嘗試的開始——希望對於有同感的，是個『拋磚引玉』的開始。

王益論記於廣州，一九四九年詩人節。

家梧兄和君白兄在這麼個悶斂人的大熱天給寫序文、鐵符兄給題小篆書名、漢芬兄給對稿子——他們那份教人忘不了的熱情！

又記於後二十二日。

中國畫壇的側面

潤筆之 餘	潤筆 之 餘	對於批評 之爲畫	僞畫之爲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六	一〇七	一一四	一二四

中國畫人的行狀

[illegible]

附錄

敬悼趙浩公先生 · · · · · 一六六

酒

跟

揮

毫

乞靈於酒

有美酒便有佳詩，詩亦乞靈於酒。

這是明人張潮的雋語。咱們好喝幾杯的畫人也可以這麼樣說

有美酒便有佳畫，畫亦乞靈於酒。

這個話決不是好玩的套語，清人吳歷在『墨井畫跋』裏就說：

淵明篇篇有酒，摩詰句句有畫。欲追擬輞川，先飲彭澤酒以發興。

況且，足資証明的故事多着呢。

(一)張靈，字夢晉，吳人。與唐寅比鄰，相善。性落拓，嗜酒。爲郡諸生，竟以狂廢。所畫人物，冠服簡古，形色清真；而筆生墨動，嶄然流俗。竹石花鳥，

並什。

(二) 宋登春，字應元，北直新河人。壯歲髮白，自號海翁。晚居江陵天鵝池，更號鵝池生。工詩文，嗜酒慕俠，忽忽如狂。畫人物，師吳偉法。兼善山水。嘗曰：『豈松柏四周中人，會當乘潮解去？』後果投胥江以死。

(三) 郭純，字文通，號樸齋，永嘉人。永樂中，供事內殿。善山水，布置茂密，長陵絕愛之。有言馬遠夏珪者，純輒斥之曰：『是殘山剩水，未偏安之物也。』自言酒後筆法入神。供御外，不肯輕以一筆與人。

(四) 汪肇，號洵雲，休寧人。山水初學戴璫，人物法吳偉。用筆頗放，與蔣嵩相伯仲。嘗自負作畫不用朽、飲酒不用口，蓋善能鼻飲云。

(五) 杜君澤，號小痴，吳人。工楷書，畫山水饒有風格。嗜酒落魄，客死秦郡。

(六) 馬稷，字舜舉，號醉升，江寧人。工山水，兼善人物，花木竹石並佳。

(七) 宋珏，字比干，莆田人，以諸牛入卜舍。善八分書，規撫『夏承碑』，甚蒼古。畫山水，出入二米、仲圭、子久間。而又泛愛施易，不自以爲能事。酒酣歌罷，筆騰墨飛，醒時孰視，自以爲神絕。

(八) 張元舉，字懋賢，吳縣人，爲邑諸生。工書法。卽追復之甥，故得其法。畫花鳥，氣韻生動。人以金帛請，輒拒；酒酣興至，縱筆揮染，無復吝惜。

(九) 高澂，字宗呂，號時菴。——霞居子、髯仙子、種蘭道人，皆其別號——侯官人。嘗分教曹州，遷清遠。酒狂。善詩文分隸，畫花草生動入格，而不受促迫。時同邑宋玉病瘡，澂被酒爲寫菊數本及奇石脩竹，寒香飄拂，涼風颯然。宋起視，病輒已。人言霞仙子真不減少陵詩也。

(十) 釋海懷，號太涵，俗姓周，鄆縣人。嗜酒任放。寫牡丹最工，淡墨欹斜，縱筆點染，深淺向背，灼灼欲生。

(十一) 陳芹，字子野，號橫生。先世安南國王裔，永樂中來奔，遂家金陵。芹工